



# 奇侠传 4

# 奇侠传 4

戊戟著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

第二十四回 小翠出剑只三招，白头鹰的一颗白头就飞出店外。

## 第二十四回 生死相随

上回说到小翠匆匆赶路走进小镇饭店。店小二一见小翠背插宝剑，身披一件青色披风，风尘仆仆，年纪比三天前离去的少年壮士还小，但模样比那少年壮士俊美多了，一双晶莹的大眼，像似会说话般的。店小二怔了怔，心想：“怎么又来了这么一位少年壮士呢？连忙笑面相迎：“少爷！要吃饭吗？”

小翠说：“我不吃饭，走进你店里干嘛？”

店小二愣了愣，忙哈腰弓背地说：“是，是！小人问错了。请少爷到里面坐。”

小翠选了一张靠窗口的桌子坐下。店小二连忙抹桌倒茶摆筷，问：“少爷想叫什么菜？”

小翠说：“慢点！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少爷要打听谁？”

“早几天，是不是有位少年壮士在你店里用过饭？”

店小二睁大眼睛：“少爷是问那好心的少年壮士？”

“是呀！现在他去了哪里？”

店小二摇摇头：“小人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不知道呢？我听说，他不是在这镇上干了一件好事，也帮了你这饭店的忙？”

“是，是！但他打跑了白石堡的人后就离开了！小人真的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“你们怎不问问他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

“你没问吧？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小人没有问。”

“你们也真是的，人家对你们有大恩，怎么不问呢？”

小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对面桌上一个喝酒的客人说：“公子，那位少年壮士，我们想留他住一年半载的也留不住，他怎会告诉我们去哪里？就是问，他也不会说。”

小翠一想也是，问：“你们留他干嘛？”

“不瞒公子说，镇上和这一带村子的人，想将少年壮士留下，一是这样就不怕白石堡人欺凌了；二是想他在这里开设一家武馆，教会青年人武功，以后就是他走了，我们也不怕白石堡了。可惜他怎么也不愿留下来！”

正说着，外面有人高喊：“白石堡的人来了！大家快闪避。”顿时，街上一片慌乱。饭店里的客人们也慌了，纷纷结帐而去。有的人连帐也不结就走了。

店老板害怕地说：“小二，上门。”

小翠说：“哎！你们上门干嘛？不做生意了？我饭还没有吃哩！”

店小二心想：难道这位少爷也是一位有本领的壮士？他试探问：“少爷，你没听见白石堡的人来了？”

“他来他的呗！我可要吃饭。”

“白石堡的人可凶恶极了！”

“他们总不会是老虎吧！”

店老板央求地说：“少爷，你要吃饭可以，让我们先把大门关上。”

“放心！有我在，你们用不着害怕。来！快将饭菜端给我吃。”

店小二好心地说：“少爷，白石堡上次吃了亏，死了人。这次恐怕是为找事而来，来的人一定不少，而少爷一个人……”

“你端不端饭菜来的？不端，白石堡的人不烧了你这间店，我也会一把火烧了！”

店老板和店小二见小翠这么凶恶，吓得不敢出声，不知道小翠到底是什么人，只觉得不像上次来的那位少年壮士那么好说话。小翠又催道：“快！快将饭菜端来！有我在，白石堡的人恐怕不会在这店里生事。”

店小二望望店老板，只好进厨房将饭菜给小翠端来。刚一放下，白石堡的人已冲进饭店来了！这次带队的是白头鹰。

白石堡刀堡主上次给豹儿打得大败而逃，害怕豹儿杀进堡来，足足两天两夜，日夜防守，不敢出堡半步，后来听说豹儿走了，才放下了心。正是恐心去，恶心来。他恼恨镇子上的人竟然敢请豹儿留下来与自己为敌，若不给小镇上的人一点颜色看，今后这一带还有谁服从自己呢？自己还能收保护费么？于是便打发白头鹰带十多个堡丁前来镇子上闹事了。

白头鹰本来就是一个山贼，既胆小也凶残。他感到上次丢了面，也将一股怒气发泄到小镇上，所以一进镇就来一个下马威，杀了一两个人，声言这镇子不交出一万两银子来，就放火烧了这镇子，抢走镇上的妇女。饭店离镇口不远，街道两旁一些店铺，几乎是家家户户紧闭大门，只有这饭店仍

开着门，心里有些疑惑：难道这饭店不惧怕自己，仍大开店门做生意？还是害怕自己，吓得不敢关门？先不管他，老子进店大吃大喝一顿，吃饱了再动手也不迟。因而他带着人踏入饭店来了。一进店就朝呆若木鸡的店老板吼道：“快！快给老子备五大桌好酒好菜来！同时去给老子将镇上的里长叫来（明朝将全国所有民户都编在里甲组织中，十户为一甲，十甲为一里。甲首和里长，都由当地的地主充当），叫他准备一万两银子。不然，老子今天先烧了他的庄子。”

白头鹰说着，蓦然见靠街窗口下一张桌子上，有一位少年在低头吃饭，对自己的进来，漠然视之；对自己的说话，更充耳不闻！他不由一怔，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小翠一边吃饭，正眼也不瞧白头鹰一下，仍在夹菜吃饭，好像没听到他在喝问似的。

白头鹰见小翠背插着一把宝剑，不禁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似乎比上次所见的少年年纪更轻，人也生得白净文雅，心想：我不会这么晦气，又碰上了一个厉害的小魔头吧？他喝问一声：“老子问你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小翠懒洋洋地说：“听到呀！”

“听到了为什么不回答？”

“你不见小爷在吃饭吗？”

白头鹰心存戒备，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从哪里来？”

“小爷从什么地方来，没有必要告诉你。至于小爷嘛？我不妨告诉你，我是小杀手！”

白头鹰一怔：“什么？小杀手？”

“对呀！江湖上人称小爷是冷血小杀手。有人出了五万两银子，叫小爷来取刀堡主的脑袋。你嘛？没人出银子，本

小爷不愿白杀了你。你还是赶快回去，别吃什么酒菜，也别叫什么里长来了，叫你的刀堡主，最好自动将脑袋砍下来，免得我动手。”

白头鹰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位才十三四岁的小娃，会是江湖上的冷血小杀手？看好模样，几乎是乳臭未干。老子才不相信你是什么小杀手的，不是大话吓唬人，准是一个疯子，顿时喝着两个堡丁：“去！去给我将这小杂种揪过来！”

两个堡丁便奔过去。蓦然之间，小翠人影一闪，“啪啪”两声清脆的耳光，接着两个堡丁便横飞出店外。而小翠仍然坐在那里吃饭夹菜，刚才好像没动过似的。这是小翠第一次显示她的幻影魔掌神功。

店老板和店小二看得眼都大了。他们几疑小翠不是人，而是山中的精灵化身。

白头鹰看得惊骇异常，连连后退：“你、你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哎！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冷血小杀手！要不要我再多说一遍？去！给小爷滚出去！”

“好！我走！”白头鹰感到这冷血小杀手的武功太不可思议了，心存惧意，正想转身出去。

小翠喝了一声：“你怎么这样走出去？”

白头鹰茫然：“你不是叫我走么？”

“小爷几时叫你走了？我叫你滚出去，在地上滚着出镇。滚！你不懂吗？”

白头鹰哪里受过这等侮辱？要是自己真的滚出镇外，别说自己不能再在白石堡呆下去，恐怕以后在江湖上也别想立足了，这比杀了自己更难受。白头鹰尽管感到自己不敌，也

不能受这种侮辱：“你——！”

小翠不去理睬他，转问店小二：“我这顿饭要多少钱？”

店小二茫然：“少爷，这，这……”

“哎！我是问你值多少钱？”

“少爷，十五文钱就可以了。”

“要是你不收我这十五文钱，我可以杀了这只白头狗，因为我不愿白白无代价地杀人。而这白头狗，看来也只得十五文钱而已。”

白头鹰再也忍受不住了，突然凌空扑来，两手如利爪，向小翠抓来，想一下就将上翠抓得粉碎。白头鹰是怒极而发，劲力十分凌厉和猛烈。

小翠身形骤闪，顿然消失。白头鹰竟然将小翠坐的那一张椅子抓得粉碎。白头鹰一击不中，心头惊恐，人也立时凌空再跃起，转身又向小翠扑去。小翠的青虹宝剑一出鞘，剑光流动，寒气逼人。小翠的幻影配上无回剑法，剑的威力又何止比以往增加了一成？简直令人手忙脚乱，难以提防。所以小翠出剑只三招，白头鹰的一颗白头，就飞出店外，身躯却倒在店里。

这突然的变化，只在瞬息之间，十多个堡丁吓得魂飞魄散，一下全跑光了。

店老板吓和瞠目结舌，半晌才说：“小、小、小壮士，这、这、这下你、你、你给小、小、小店招来大祸了。”

小翠杀了白头鹰后，若无其事，问：“我怎么给你招来大祸了？人是我杀的，又不是你杀的。快把白头狗的尸体搬出去埋了，便行啦！”

“可、可、要是小、小、小侠一走，刀、刀、刀堡主不、

不、不找、找、我……”

“放心，我不走。”

店老板一听，才放下心来：“小侠不走就太好了！不然，不单是小店，连全镇子上的人都要遭殃。小二！快给小侠添菜、装饭！”

店小二连忙应着。

小翠说：“哎！饭菜不必添了！”

“那给小侠斟酒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将我灌醉了，向刀堡主报功领赏？”

店老板惊愕：“小、小、小侠，你、你、你怎么这样说呀？”

小翠说：“既然不是，你最好准备个地方，让我好好休息，今夜我去杀了刀堡主。”

店老板连忙应道：“有有有，小店后院有两三间客房，以准备一些客人来投宿。小二，快带小侠进去休息，准备一壶上好的茶。”

这个店老板，害怕小翠一旦走了，大祸便会降临。他要将小翠像菩萨似的供养着。

店小二带着小翠到后院一间客房住下，扣心地问：“少爷一个人去杀刀堡主？”

“是呀！我杀了他好不好！”

“要是杀了这头老虎，不但小人，就是全镇上的人，都会感激小侠，将小侠当菩萨似的供奉起来。”

“哎！你们别感激我，我是为五万两银子而来的。我要是不杀了他，就白来一趟了。”

“小侠，你一个人去不危险？”

“哦！有什么危险的？”

“小人先不说白石堡墙高沟深，小侠不容易进去，就是小侠能进去，堡内机关重重，人又多，一不小心，就有生命危险。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不去吗？”

“小人劝少爷不如在镇子上住下来，等刀堡主出来时再杀他。”

“他要是一个月、两个月不出来，我不就要在这里等他一个月、两个月吗？”

“这总比少爷一个人闯进堡里好。再说，我们镇上的人，可以供养少爷一辈子。”

“那我多谢啦！”

“少爷真的一个人要去？”

“好！让我想一下，你先出去，别让人前来打扰我休息。”

“是！少爷！”

镇子上的人见杀了白头鹰，赶跑了白石堡的堡丁，惊喜得欢呼天老爷有眼。有的人初时以为是豹儿又回来了，纷纷开门出来，想再次挽留豹儿在镇子上住下。后来听说竟是一位比豹儿还年轻的小侠士，武功比豹儿更高，一转眼就将令人害怕的白头鹰杀了，又惊奇得瞪大了眼睛，纷纷涌来饭店，要看看这位小侠士是什么样的人，目睹这位小侠士的风采。

店小二慌忙拦住众人说：“各位，各位，这位小侠休息，大家千万别去惊动他。”

有人说：“我们大家去拜谢他啊！你这小二怎么拦住我

们呢？”

店小二说：“各位，不是我要拦住大家，是小侠这样吩咐过小人的。”

有人关心地问：“莫不是小侠受伤了？”

“大家别乱说，小侠半点伤也没有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大家诚心去拜谢他，他不会怪我们的。”

跟着不少人附和：“对呀！我们去拜谢小侠，他怎么会怪我们？你闪开。”

“大家千万别乱来，万一惹恼了小侠，小人担当不起。这位小侠，可没有上次那位少年壮士好说话，他一出手就伤人。万一伤了大家，或者一恼怒走了，小人更担当不起了。”

店老板这时也说：“小二的话是真的，他也绝不敢拦住大家。这位小侠的脾气不同常人，大家有心拜谢他，何不等他休息后出来才拜谢更好？”

人群中有位长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安心地坐在这里等候小侠好了！江湖上的侠士，往往脾气不同我们，他们是喜怒无常，叫人莫名其妙。”

众人一听，只好在饭店内坐下来。店老板今日好像特别大方慷慨，命店小二泡了几壶茶招呼大家。有人说：“店家，你干脆给我们炒几样菜，将几罐酒端出来不好？”

“这——”店老板似乎心痛了。

那位长者又说：“店老板放心，我们不会白吃你的。我们只不过在这里一边吃，一边等候小侠而已，好过白坐。”

一位衣服光鲜的青年说：“店家，你将酒菜端上来，钱，算在我身上好了！”

店老板笑着说：“金大少，这、这、这怎能尽叫你破费呢，小店按理也应该请大家。”

这位金大少，是镇子上一户殷富人家，平日里不知给刀一锋勒索了多少的银两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现在有人与白石堡为敌，杀了白石堡的人，他比任何人都高兴、激动。上次极力想将豹儿挽留下来的，就是他带的头，并且想拜豹儿为师。

金大少说：“店家！你别与我争了，我请大家，也好过白白送给白石堡那刀老虎。”

有人催道：“店老板，快将酒、菜端上来吧！金大少不会少你银两的。”

店老板大喜，这样一来，今日的生意比往日更旺。他立刻命厨子炒菜、开坛倒酒，并且自己亲自下厨。

众人一边喝酒，一边向店小二询问小侠的情形。店小二眉飞舞地讲述小翠在店里的情景，众人更是惊喜不已。

众人足足在店里等了三个时辰，快接近黄昏了，仍不见自己心目中要见的小侠出来。有人动疑了：“喂！店小二，怎么还不见小侠出来呢？”跟着有人问：“别不是他走了，你在骗我们？”

店小二慌忙说：“我怎敢欺骗大家？小侠说来这里，就是要刀一锋的脑袋。他怎会走了？待小人进去看看。”

金大少站起来：“小二，我跟你到里面去看看。”跟着有几个人同时说：“金大少，我们也去。”

以金大少为首，人们跟着店小二到后院去了。可是一看，房间空空如也，那位小侠士早不见了，只在一张小桌上留下了一块碎银，算是饭钱和房费。

金大少问：“人呢？”

店小二心慌了：“小人明明安置他在这里住下的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跟来的人说：“他不会走吧？我们四处找找看，或许他去了茅坑方便。”

金大少看了桌上碎银一眼，问：“店小二，桌上这银两是谁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看来是小侠留一来的。”

金大少说：“不用找了，看来小侠已悄悄走了！我们这镇子没福，留不住人。”

跟来的人问：“这后院没后门出入，小侠从哪里走？”

金大少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小侠武功那么好，能飞檐走壁，小小的围墙，又怎能拦住他！看来他不想和我们见面，已从瓦面上走了！”

金大少没有说错，小翠在房间休息时，听到外面这么多人要来见自己和拜谢自己，她的确不想见大家，更怕麻烦，略略休息一会，便从瓦面上悄然离开了镇子，往白石堡而去。

白石堡的刀堡主，见堡丁们魂飞魄散地逃回来，喝问道：“看你们慌的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堡丁说：“堡主，镇子里又来了一位武功极高的少年。”

“什么，又来了一个？”

“是！堡主。他的武功，似乎比上次的那个少年还高。”

“二教头呢？”

“叫那少年杀了！”

刀一锋一震：“杀了!?”

“是！堡主。小人们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，他一眼转眼就将二教头杀了！他还说——”

“他还说什么？”

“小人不敢讲。”

“你有话快说！”

“他说，他要堡主的脑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堡主，是那少年说的，不是小人说的。”

刀一锋吼道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是！小人滚出去。”

刀一锋气得眼也直了，骂起来：“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，只知道吃饭喝酒。”

大教头过天猴在旁说：“堡主，这人能在转眼之间就杀了白头鹰，恐怕真的比上一个少年的武功更好。他既然这么放出话来，堡主应该准备一下才是。”

“他敢进我白石堡？”

“他既然敢将话放出来，极可能会闯进堡来！”

“我叫他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“堡主还是小心为上。”

“好！你给我传话：堡内所有的人，日夜防范，紧闭堡门，在三天之内，任何人也不准放进堡来。谁敢违抗，给我砍了！”

小翠行动莫测，在夕阳如血、暮色霏霏时出现在白石堡附近的树林中。她感到只有杀了刀一锋，毁了白石堡，才能

给这一带山乡村民永绝后患。小翠为人就是除非不插手，一插手就必需干净彻底，不给人留下祸害。所以她先不急于去找豹儿，也不顾个人危险而自己来闯白石堡了。她跃上一棵高大的树梢上，打量着白石堡，只见堡门紧闭，吊桥挂起。堡的土墙上，有堡丁看守堡门，不时还有一队堡丁巡逻，显然白石堡防备着自己。

护墙河和高大土墙，在以往小翠看来，是不大容易越过或攀登上，但她自从练了幻影魔掌神功之后，虽然还不能登上佳境，但要入白石堡，却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她只考虑堡中的要关重重，自己怎么能出其不意地一下杀了刀一锋，然后再一把火毁了白石堡。

夜色降临，一弯新月如一只小舟般地停泊在海一样的天边上，这更方便小翠的行动。

小翠选了一处隐蔽的地方越过护墙河，似夜鸟般地跃上了土墙，伏在暗处打量堡内的情景。月光之下，小翠一进堡的大门，便看见一片广场，土墙之下，广场之旁，尽是一排平房。这一排平房，不是骡马房，便是堡丁们居卧的地方。对正堡门的广场另一边，是白石堡的大厅，有石阶四五级，眼下厅门紧闭，厅内隐约有灯火亮光。而大厅之后，便是依山势而建筑的楼宇，房屋鳞次栉比，其中隐现亭、台、楼、阁，房屋不下百幢。

小翠心想：白石堡内这么大，刀贼住在哪里？看来，只有找一个贼人来问问才行了。于是小翠又施展幻影神功，从土墙上跃下平房，如夜行疾鸟般地轻落在大厅一侧房屋的瓦背上，又细心观察四周一带的地形地势。土墙四角碉楼上，有人瞭望，不时有堡丁巡逻。大厅后面的房屋街巷、走廊，

也不时有堡丁巡逻，而且在一些暗处，更有哨兵伏着。堡内可算是戒备森严，只要一处有动静，全堡都会行动起来。

小翠想了一下，采取夜行人向来使用的投石问路办法，轻轻揭下了一角瓦片，丢到一暗角处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顿时惊动了伏在隐蔽处的一个堡丁，他喝问：“谁？”

见无人答应，这堡丁便从隐蔽处走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提着刀，向瓦片落下的地方察看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便自语说：“奇了！怎么会有响声呢？”

这堡丁刚才的喝问，已惊动附近一队巡逻的人，他们奔了过来，为首的正是那柿子面。他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堡丁说：“我刚才听到一个响声，喝问是谁，没人应。走出来看看，也没发现什么。看来，我大概是听错了。”

柿子面喝叱道：“无事大惊小怪的，你不想要命了？”

这堡丁不敢出声。有人说：“你也真是，堡大门，碉楼上都没发现有人进来，这里怎会有人来呢？莫非你今日给那少年吓破了胆，是不是？”

原来这伏在隐蔽处的堡丁，是今日随白头鹰去过镇子上的人。柿子面又骂了一句：“给老子小心点，别自己吓自己！”

堡丁唯唯应诺，退回隐蔽处。柿子面随后又四周打量了一下，便带着人走了。

小翠伏在瓦面上听得、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暗想“看来这堡上的人，只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恶奴、打手，没有见过多少世面，全无半点江湖上的经验。如有经验的会仍伏着不动，以观变化，或者识破这是投石问路的伎俩，故意诈作不知道，以麻痹来者才是。次一些的，也会跃上瓦面上看看，